

葉德嫻不一樣的影后

查小欣

葉德嫻不一樣的影后

《桃姐》葉德嫻在威尼斯封后，成為香港首位女演員獲此殊榮，載譽歸來，除在機場接受簡短得獎感... 她與劉德華相知三十年，兩人情同母子，她說：「跟華仔相識至今，大家從無爭執，可能華仔有時會嫌我囉嗦，因為我會不斷提醒他別吃對他健康無益的食物如花生，很少說話的劉媽媽跟我說華仔真的好乖，是發自內心的，劉家有福，幾生修道先有這麼一個兒子。」

秋風起

楊天命

這篇文章與大家見面之時，中秋節已過，各位有否感覺天氣已經逐漸轉涼？其實自新曆的九月八日後，時間已經踏入農曆八月，亦即十二辟卦中的「風地觀」卦。單看卦名已經能看出氣候的轉變，因為「風」開始在「地」上颳起，再看卦象的話，更會明白代表寒涼的陰氣已經開始浮出地面了。

未被裝扮的少女

琴台客

未被裝扮的少女

上海僑辦組織一次「世界華文作家「品味上海」筆會暨上海采风活動，希望深入上海的腹地，考察上海新舊區、建築物、古蹟，每天活動節目都排得很緊密，透不過氣來，也只能走馬看花。臨離離上海，陳丹燕問我，你這次「品味上海」之行最大的感受是什麼？

流麗，精妙處令人歎為觀止。用鬼斧神工來描繪，也許已落了俗套，因這是孤兒院的孤兒在名師指導下，以專業的技術、睿智的智識，加上一絲不苟的認真態度的集體創作。

上海耶穌會在此建立上海孤兒院，創辦了上海孤兒工藝院；中國近代的新工藝，如西洋油畫、木雕、泥塑、彩繪玻璃、印刷出版及鍍金鑲鑽等皆發源於此。

這位熱心的建築師還成立基金會，進行牌樓修復的修復工作。這座修復的牌樓後就一直置放在瑞典的博物館，後來經過中瑞雙方政府的洽談，於二零零九年重歸母親的懷抱。

北京人為何不願當工人

即使那些從小就讀不進書的北京孩子，也沒人願意將來當工人。有個親戚的兒子只上過職高，畢業後托親朋好友找工作，首要條件卻是堅決不當工人。好不容易給找了個銷售汽車的活兒，用人單位看檔案後臨時變卦說他的學歷只能幹修理工，小伙子當即斷然拒絕。

到了1970屆以後的青工進廠，技術漸漸變得值錢，上桿子教人家都不學。當時青工中有句順口溜：「不學不會，不會不累。年輕人迷戀的是搞對象、學外語、喝酒、打牌，滿足於當「一刀活兒、按按鈕」的步序工，怎麼輕鬆怎麼幹。那時的生產線上工序已分得很細，每個人只需要完成一個動作，只需要會一台機床的操作。

工人地位越來越低，反映的是時代價值觀的變化。製造業的衰落，讓工人地位一落千丈。機電、汽車行業等產業工人集中的大型國企，是北京最先衰落的行業。合資後研發、銷售權都在外方，企業基本變成代工廠，需要的是勞動強度極大的簡單勞動力。

具體人生，是醒着全部時間都被高強度的勞動填滿。階層之間的鮮明對比，讓年輕人心理難以平衡，又怎能認為平凡勞動也有光榮呢？雖然GDP增長速度不低，但北京工人收入增長卻很有限。工人與其他職業的收入差距、管理層與一線員工之間的收入差距越來越大。

四個字重疊

隨想

我在二十年前學中文輸入法的時候，只有倉頡和大易兩種，由於倉頡是不按書寫筆劃，所以我花了一個月時間來學大易。到現在，我的中文打字一直就用大易輸入法。

悠然見南山

踏地觀察

儘管先早已不斷有人建議快回蛇口那邊的南山區走走，但懶懶的我卻連南山書城也懶得去，直直到深圳為迎接大運會的到來，一口氣把多條地鐵線開通，才令我產生動力回南山區走走。

一個酸梅兩個核

社亦有道

老艾林超榮說「埃荒」剛流行的時候，不斷有人在微博，甚至傳媒廣告中登出廣告「埃荒」電話報失，如拾獲者送即酬一萬，有些甚至重酬二萬或三萬，如此廣告，此人真的在尋找電話嗎？其實他在宣傳新產品「埃荒」而已，你買的到一部同型電話想聯絡他取酬，他就會「睬你都衰」，因為他志在提高人們對此產物之談論和注意而已。

阿杜

阿杜在「埃荒」中，你買的到一部同型電話想聯絡他取酬，他就會「睬你都衰」，因為他志在提高人們對此產物之談論和注意而已。